

◆边走边看

桃花流水

谢光明

桃花是浪漫的花。流水是动听的水。桃花开在流水边,就是一首春天的诗。

如果说什么花最适宜开在水边,大概就数桃花。水边桃花,半树在空中,半树在水里,轻灵的粉红花,逸动的明亮浪花,流水倒映桃花,花瓣沐水含露,花影缤纷,既有色彩温暖的画面,又有清泉流泻的音律,互相映衬,妙趣横生。

梨花带雨一树愁,桃花含水深浅红。明净的流水,清新的空气,温暖的春光,百鸟争鸣。桃树枝丫旁逸斜出,花朵开在水面,光影斑驳,是一种风雅的静态美。桃花落于水,花瓣依旧娇艳,美色不减反增。清溪翻红两闹春,这是灵逸的动态美。

水边的桃树,即使桃花星星点点,开得并不繁茂,富于浪漫的情调也足以使人欢喜。桃树自然,桃花就自在,白是白,粉是粉,不需要人为嫁接的浓妆艳抹,矫揉造作。没被修剪过的桃树,枝丫蓬勃,自由、开放、舒服,桃花开得娇羞、柔顺、含笑。

美人蕉怕冷,花瓣蔫萎。荷花、睡莲过于贴水,缺乏空间的立体美。桃花与流水,空而不寂,净而不虚,近在咫尺又若即若离,境界深远。桃花流水,是超逸洒脱。花开静影沉壁,水流波光溢彩,真正赏花之人,看水上桃花,见花外之春。

皖南老家,有许多山坞,坞里清溪涓流,淙淙有声,常有鲜艳的野桃花,开在婉转的春鸟声中,山野别有天地。青春期的时候,少男少女们去山坞采山蕨,去森林摘蘑菇,围在村口水边一棵开花的野桃树下唱歌。风中的花瓣落满肩,我目光中只有心仪女孩的身影,多想拂去她秀发上的一片花瓣,忐忑了许久,终是东风不与周郎便。青春如花,时光如水,唯有回忆满怀。

桃花流水兼细雨,红雨飘飞流水香。

流动的瞬间,动态的变化,诠释的是生命对永恒之美的持守。沈从文在他的散文《月下小景》说:“凡是美的都没有家,流星,落花,萤火……谁能束缚着月光呢?”桃花也是没有家的。春日时光紧,看桃花点点飘落,时光会自觉慢下来。

曾经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门牯牛降的深山野林,寻访几处寺庙遗址,善庆禅院是其一。禅院香火早已熄灭,萋萋荒草掩隐断垣残壁,仿佛被时光遗忘。旧址上一棵百年大桃树,垂暮老朽,依旧花影妖娆,虚静出尘。明灭的桃花,半真半幻的灵境,悦人心目,更豁人性灵。

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,桃花剪水,清溪流长,你走你的路,我开我的花,看似互不相干,其实心照不宣。不必朝朝暮暮,你的足音,你的心跳,响在我生命里;我的容颜,我的美丽,刻在你的灵魂里。

桃花逐水,如夕阳落进云彩,天鹅扑进湖心。桃花是生命,流水是自然,生命的意义在于与自然交融相通。花是树的灵魂,灵魂渴望自由,注定要远走高飞,谁能束缚它的脚步?



芦苇惊飞雁 李成城 作

◆流年碎影

摸 鱼

程为本

摸鱼是件很惬意的事,不像叉鱼,要有叉子,也不像网鱼,要有鱼网,它纯粹是“手工活”,抓到鱼的那一刻,紧张而又快乐,让人欲罢不能。

夏天是摸鱼的好季节。

在泛泛的水中两手空空怎么能摸到鱼呢?这就要选择地方了。在小河、溪流和池塘边上,总会有一些石坝石缝,小鱼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存。它们在广阔的水域里觅食,然后在石缝里休息、避险、睡觉,以至于产卵。看到这样的地方,你就可以扑通一声跳进水里,游向石坝摸鱼了。这里的石缝也可叫做石洞。

当一只手或两只手塞进石缝里的时候,就等于堵住洞口了,继续推进,那洞里的一条鱼或几条鱼就成了你“手心里的宝”。只是同时有几条鱼的机率很小,更多的时候是半条鱼都没有,或者本来有鱼,在你伸手的时候,就已逃之夭夭。

石缝往往不是孤立的,这个石缝会连着那个石缝,这种情况下抓到鱼的可能性只会更小。有经验者,会在一只手伸进石缝的时候,另一只手同时伸进旁边的石缝,成合围的态势,这样或许能够抓到一条两条。经常摸鱼的人,会记得哪些石缝是相通的,哪些是孤立的,有思想准备,摸到鱼的概率就大一些。有时候,石洞太深了,手怎么也不够不着,甚至都探到了鱼的尾巴,但就是抓不到。

有趣的是,下河不多或者初次下水的人,在抓

到鱼的那一刻,会兴奋不已。鱼在他手里拼命挣扎,他惊慌失措起来,比那被捕的鱼还要紧张一些。一紧张,反而让鱼脱手跑了,也就无比沮丧起来。如果在一段石坝石缝中一条鱼也没碰着,那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水域没有鱼或很少有鱼,应该换个地方,最好是进入“深水区”。

所谓深水区,就是水潭子。河道中总会有一些潭子的。那里必定有鱼,还有稍大点的鱼。但是深潭里的鱼,无法摸到,要想办法让它们到浅水区并钻到石头缝里去。我们一般会寻找一些大石头,越大越好,站在高岸上,将那些石头一起砸进潭里。那撞击力无异于几颗炮弹,“轰隆”几声巨响,水花四溅,波浪滔天。潭子深处的鱼群会吓得四处逃窜,自然钻进浅水区的石缝中去了。这个时候摸鱼,收获率会提高不少。如果找不到那么大又那么多的石头,我们会一起跳进潭子里“打水”。打水,就是几个人在潭子里不断地追逐打闹瞎折腾,折腾得越起劲越好,目的就是让鱼儿离开潭子,以便成为“猎物”。这个时候,还会有高手泅入潭底,在潭底的石堆里摸鱼。

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摸着摸着,居然摸到一只老鳖。老鳖在任何时代都是好东西,物以稀为贵,何况它是野生的。当然,有时也会摸到一条蛇,会像逃难似地逃上岸来,吓得几天都不敢下河去。

不管能否摸到鱼,都会事先准备好装鱼的工具,很简单,一根细长的藤条,河边上到处都有,藤条的末端绕成一个蛋大的圈圈,当你摸到一条鱼时,另一端从鱼鳃里塞进去,从鱼嘴里穿出来,这条鱼就被串住了,然后将藤条衔在自己的嘴上继续摸鱼。串在藤条上的鱼,谁多谁少,一眼便知。大凡摸得多的人,总把收获写在脸上,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家去。在回家的路上,他会走得很慢,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,甚至会把胳膊扬起来,让那串鱼在空中画个圈,以招人耳目。

◆动物脸谱

神奇的小鹦鹉

黄骏骑

那年春节,友人送来一对虎皮鹦鹉,一雌一雄,全身毛绒绒,眼睛水灵灵,看人一眨一眨的,嘴巴尖而弯,红红的。我连忙从街上选购了一只精美的鸟笼,为它们安家。在鸟笼里,小鸟的活泼跳动和婉转啾啾,逗人喜爱,给家居生活平添了一份欢乐。

平日上班,难得有遛鸟的闲暇。喂鸟,倒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清晨,将鸟笼拎到院落的花丛中,让它们看看满枝的绿叶,呼吸清新的空气,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鸟笼,将粟米倒进小塑料盆里,一边倒上凉开水。粟米完了,连忙从鸟市上买来。来不及买,就用碎糯米代替,它们也照样吃,有时还掺点碎沙粒,再添点青菜叶,它们也很爱吃。有一次我倒的是开水,尚未冷却,小鸟一头扎进水里,烫得连连直摆手。

傍晚,先将鸟笼挂在院子里的树上,天黑了再收起,天天如此,很有规律。天不亮,我们还没有起床,它们就叫起来,叽叽喳喳,一刻不停。院外的树上有鸟叫,它们在笼里上蹦下跳,叫得更欢,像是赛歌。它们还会扇翅理羽,形态娇媚,每当见我老伴回家,便扑打着翅膀,叽叽地叫着,像是欢迎我们。

一天,老伴回来看到,一只鹦鹉不知道怎么把放食的小门啄开了,钻出笼子,另一只还没出来。她轻手轻脚地把鸟笼拎进屋里,那只小家伙也随之进来,逮住后把它关进笼子里。这样的事,还发生过一次。当时,我俩都庆幸小鸟没有飞走。但转念一想,小鸟应该飞翔在广阔的天空,而不应关在笼子里,为什么不能把那只未出笼的小鸟放出来,让它们比翼双飞呢?

有一天早上放食时,我没有关紧鸟笼,待我回来后,两只小鹦鹉都从笼子里出了,站在旁边,展翅欲飞。不知是胆怯,还是对主人的依恋,一时没有远走高飞。我久久地望着它们,它们也望了望我,然后展开翅膀,飞向天空。

小鹦鹉飞走了。下班回来,再也听不到欢悦的叫声,看不到蹦跳的身影,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树上有鸟叫声,我下意识地跑出去,以为是它们回来了,一看,没它们身影,总是在心里念叨着:晚上,你们在哪里栖息,下雨了应该避避,不能让大雨灌着,觅食时别让毒蛇咬着,闹别扭可别分开。

四年后的一天,家中来了“不速之客”。一只小鹦鹉从院子的圆门轻捷地飞进家里,四下张望,然后竟依恋地站在我的肩膀上。猜想,这一定是家里以前养的那对小鹦鹉中的一只,它是回“家”看望主人还是寻找它的伴侣?记得当时天气已冷了,我已穿上了羽绒服。我小心地抚摸它的羽毛,它眨着眼睛看着我。无论我在干什么,它都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手臂上。老伴到院子里洗衣服,它飞到她身旁的池子上。

晚上,它飞到楼梯间的窗户上,在那里歇息了一晚。担心它受到猫的伤害,第二天早上,老伴对他说:“我们去上班了,你好生待在家里,回来再给你喂食。”它似懂非懂,然后依依不舍地飞走了。

这事,要不是亲身经历,说什么也不会相信,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。

